堯山堂外紀/卷07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堯山堂外紀

◀上一卷

卷七十七

下一卷▶

卷七十七·元

杨维桢

〈〔字廉夫，会稽人，寓吴山铁冶岭，因号铁崖。唐、宋人无有书进士于官御上者，独廉夫书“李黼榜进士”。以黼死节，欲自附忠臣，遂用，刻之印章。又家居时，号边梅，特行于会稽诸郡。在松江，所书铁崖之外，有铁雅、铁笛、铁史、铁龙精、铁仙、铁龙仙伯，老铁、东维子、抱遗老人之号不一。如香奁诗等则书桃花梦叟、锦窝老人，此又因事偶发，非常号也。〕〉

上虞徐生以梅深自号，徵记于杨廉夫，为著《梅深说》，曰：“客有三人，与梅丈人论浅深。曰：‘玉雪为骨冰为魂，耿耿独与参横昏。遥知雪台溪上路，玉树十里藏山门。’一客曰：‘碧瓦笼情烟雾绕，藐姑之仟下缥缈。风清月苦无人见，洗妆自迩霜钟晓。’一客曰：‘在涧嫌金屋，照雪差银烛。直役九地底，阳萌知独复。’丈人曰：‘初得吾皮，次得吾骨。得吾髓者，其三之复乎！’”

杨廉夫赋《海蛰》曰：“海风吹沙潮欲来，青虾乳跳疑紫苔。初疑长剑斫出老蛟血，

又疑霹雳擎破妖龙胎。蟹汤微泣玛瑙脆，蜀锦乱把衤午刀裁。红永嚼碎齿不冷，丹霞入腹鸣饿雷。坐令海水化作蒲萄醅，我当大嚼一饮三百杯。”

至正甲申秋八月十六夜，廉夫梦与酸斋仙客游庐山，各赋诗，酸斋赋《彭郎词》云：“番之湖兮云水香，万顷晴波净如扫。相逢渔子问二姑，大姑不如小姑好。小姑昨夜巧妆束，新月旱痕玉梳小。彭郎欲娶无良媒，飞向庐山寻五老。五老颓然不肯起，彭郎怒踢香炉倒。彭郎彭郎归去来，陶令门前烟树晓。”廉夫赋《瀑布谣》曰：“银河忽如瓠子决，泻诸五老之峰前。我疑天孙织素练，素练脱轴垂青天。便欲手借并州剪，剪取一幅玻璃烟。相逢云石子，有似捉月仙。酒喉无耐夜渴甚，骑鲸吸海枯桑田。居然化作十万丈，玉虹倒挂清冷渊。”诘旦，以语富春吴复，复拍几大叫曰：“酸斋之词，滑稽谑浪，固风流才仙。而先生之谣，雄伟俊逸，真天仙也。各以其才相胜。”

杨廉夫《题临海王节妇诗》曰：“介马驮驮百里程，青峰后夜血书成。只应刘阮桃花水，不似巴陵汉水清。”后廉夫无子，一夕梦一妇人谓曰：“尔知所以无后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妇人曰：“尔忆《题王节妇诗》乎？尔虽不能损节妇之名，而心则伤于刻薄，毁谤节义，其罪至重，故天绝尔后。”廉夫既寤，大悔，遂更作诗曰：“天随地老妾随兵，天地无情妾有情。指血啮开霞峤赤，苔痕化作雪江清。愿随湘瑟声中死，不遂《胡笳》拍里生。三月子规啼断血，秋风无泪写哀铭。”后复梦妇人来谢，未几果得一子。〈（至元十三年冬，元师渡江至天台，有千户掠得一王氏妇，夫家临海人，妇有美色，千户尽杀其舅姑与夫，欲强胁之，不可。明年春，遂驱以北行，至嵊县清风岭，妇仰天窃叹曰：“吾知所以死矣。”即啮拇指出血题诗崖石曰：“君王无道妾当灾，弃女抛男逐马来。夫面不知何日见，妾身料得已时回。两行清泪频偷滴，一片愁眉锁不开。回首故山看渐远，存亡两字实哀哉！”写毕遂投崖死。）〉

杨廉夫尝得古断剑于洞庭湖上，炼以为笛，名之曰洞庭铁龙。又得胡琴于大陵吕氏；得宋徽宗象管于杭老宫人；得文文山石砚，上有玉带文；得贾丞相古琴于赤城；得秦始皇古陶瓮，盛酒其中，经岁不变，而折花其中，又能自葩实不死，名之曰“陶氏太古春”。以六物为客，而自居其间，总而颜之日七客寮，撰《七客者志》。而六客各为诗以歌之，曰：“有客有客来洞庭，驾罔象兮骖奔鲸。千年含景双龙精，玲珑九窍罗天星。莫邪出匣铿有声，一鸣一止三千龄。”“有客有客来西域，龙头高昂颈雌霓。腹如巴蚺凤匪翼，口呀夜光集月魄。奇声擘山椎霹雳，道人因之写胸臆。”“有客有客来象山，渡青海，飞银湾。陪道主，登玉坛。吐星宿，呈琅玕。出入爪甲冰雪寒。号鬼母，惊神奸，一声吹裂虎豹开。”“有客有客来文山，如金如铁坚匪顽。文山颓，不可攀，留尔

亦足消群奸。静以安，方以直。带苍玉，佩文石。文星烂然守玄默。”“有客有客来赤城，碧梧风裁光玲珑。音含太古文七星，直如朱丝清如冰。洗秋壑，鸣秋声，金春玉应和以平。”“有客有客来滆池，皤然其腹蠢以痴。曾经太古春风吹，至今面囱凝如脂。祖龙臭腐不足奇，和气自活千年枝。”

杨廉夫初号铁崖，晚得铁笛，更号铁笛道人，卞宜之作《铁笛诗》寄之云：“一段清水百链钢，曾翻宫徵事虚皇。裂开黄鹤矶头石，惊落青鸾镜里霜。仙子佩环新《乐府》，翰林风月旧文章。道人清节磨砻久，却笑桓伊独据床。”廉夫喜之。

杨廉夫雅好声妓，晚居淞江，有四妾：竹枝、柳枝、桃花、杏花，皆善歌舞。有嘲之者云：“竹枝柳枝桃杏花，吹箫鼓瑟拨琵琶。可怜一代杨夫子，化作江南散乐家。”

顾阿瑛延杨铁崖教子，每食必出佳酝，以芙蓉金盘，令美妓二三捧劝，铁崖出对云：“‘芙蓉盘捧金茎露。’有妓能对者，赠以此盘。”中有一妓封曰：“杨柳人吹铁笛风。”遂以盘酬之。

谢伯理居淞之泖湖，构光渌亭为宴乐之所，九日会友于其间，有园丁以佛顶菊花献之，筵间，众为赋诗。时杨廉夫在座，走笔云：“莲社渊明手自栽，头颅终不惹尘埃。东篱若为摩挲看，西域亲曾受记来。妙色尽从枝上发，慧香直奔脑门开。明年九月重阳节，再托摩耶圣母胎。”座客顾仲瑛奉觞称曰：“先生之作，诚可谓虎穴得子矣。”〈（聂大年读《廉夫诗集》有云：“文章五采凤凰雏，酒债诗豪胆气粗。白发草玄杨子宅，红妆擅板谢家湖。金钩梦远天星坠，铁笛声寒海月孤。知尔有灵还不死，沧桑更变问麻姑。”盖廉夫母梦金钩入怀而生，别号铁笛道人。晚年避乱淞江之泖湖谢家云。）〉

松江吕巷有吕璜溪家开应奎文会，走金帛聘四方能诗之士，请铁崖为主考，试毕，铁崖为第甲乙，一时文士毕至，倾动三吴。社中尝以“杨妃袜”为题，铁崖一联云：“安危岂料关天步，生死犹能系俗情。”诸人皆叹服莫能及。

杨铁崖在松江，尝游盘龙塘，夜抵普门寺宿，盗伺其亡，尽窃去所畜物。黎明，家人往白之，先生赋诗不辍，语客曰：“老铁在是，区区长物又奚恤！”众服其量。

杨铁崖晚年卧起小蓬薹，不复下直，榜于门曰：“客至不下楼，恕老懒；见客不答礼，恕老病；客问事不对，恕老默；发言无所避，恕老迂；饮酒不辍乐，恕老狂。”其

诞情傲世如此。

钱唐士女曹妙清，字以玉，号雪斋；张妙净，字惠莲，号自然道人。皆工诗章。曹又善鼓琴，行草皆有法度，事母孝谨，三十不嫁而风操可尚。张晓音律，情逸而才飘。晚居姑苏之春梦楼，皆一时淑媛也。与杨廉夫为文字友。曹尝和其《竹枝词》云：“美人绝似董娇娆，家住南山第一桥。不肯随人过湖去，月明夜夜自吹箫。”张词云：“忆把明珠买妾时，妾起梳头郎画眉。郎今何处妾独在，怕见花门蝴蝶飞。”廉夫尝《答妙清》绝句云：“红牙管蒂紫独毫，雪水初融玉带袍。写浔薛涛萱草帖，西湖纸价顿能高。”“玉带袍”者，曹氏砚名。

杨铁崖将访倪云林，值晚，泊舟滕氏门，滕乃宋学士元发后，富而礼贤，知为铁崖，延至家，铁崖曰：“有紫蟹醇醪则可。”主人曰：“有。”铁崖入门，主人设盛馔，出二妓侑觞，且命妓索诗，铁崖援笔立成曰：“飒飒西风秋渐老，郭索肥时香晚稻。两螯盛贮白璚瑶，半壳徵含红玛瑙。”“忆昔当年苏子瞻，较脐咄咄论团尖。我今大嚼不知数，况有醇醪如蜜甜。”

张士诚据有吴中，东南名士多往依之，所不可致者唯杨廉夫一人。一日，闻其来吴，使人要于路，廉夫不得已，乃一至宾贤馆。时朝廷方以龙衣御酒赐士诚，士诚闻廉夫至，甚喜，即命饮以御酒。酒酣，廉夫以指写尘卓一绝云：“江南处处烽烟起，海上年年御酒来。如此烽烟如此酒，老夫怀抱几时开？”张见之，知终不就，遂放归。

伪吴驸马潘娶美娼凡数十，内一为苏氏，才色兼美，醉后，寻其罪杀之，以金盘荐其首于客宴。国亡，伏诛台城，投其首于溷。廉夫为赋《金盘美人词》曰：“昨夜金床喜，喜荐美人体。今日金盘愁，愁荐美人头。明朝使君在何处？溷中人溺血骷髅。君不见，东山宴上琵〈（弼）〉琶骨，夜夜鬼语啼箜篌。”〈（此绝类北齐主事。齐主纳娼妇薛氏，清河王岳尝因其娣迎之至第，帝怒，杀其娣。薛甚宠于帝。久之，主忽思其与岳通，斩首，藏干怀，出东山宴饮探其首投于盘，支解其尸，弄其髀为琵笆，复收髀流涕曰：“佳人难并得。”载尸出葬。帝被发步哭送之。）〉

洪武初，圣祖将召杨维桢用之，令近臣促入京师，维祯托疾固辞，作诗曰：“天子来徵老秀才，秀才懒下读书台。商山肯为秦婴出，黄石终从孺子来。太守免劳堂下拜，使臣且向日边回。袖中一管《春秋》笔，不为傍人取次栽。”或劝上杀之，上曰：“老蛮子正欲吾成其名耳。”遂纵之。〈（廉夫赴召时，戴四角巾，圣祖问：“何巾？”对

曰：“四方平定巾。”圣祖喜，因颁其制于天下，令仿为之。）〉

倪瓚

〈〔无锡人，署名曰东海瓚，或曰懒瓚，变姓名曰奚玄朗，字曰元镇，或曰玄映，别号五：曰荆蛮氏，净名居士，朱阳馆主，萧问仟卿，云林子。云林多用以题诗画，故尤著。〕〉

倪元镇本无锡大家，元季知天下将乱，尽散其家赀，唯逍遥吟讽，兼寓意于画图，过苏台，有《怀古诗》云：“望中烟草古长洲，不见当时麋鹿游。满目越来溪上水，流将春梦过杭州。”

倪元镇斥卖田宅，得钱数百缗。会张伯雨至，念其贫且老，悉推与之，不留一缗。每乘扁舟，飘然于五湖三泖间，有人赠诗云：“夜雨推蓬写松石，焚香何处独题诗。”又云“鲍谢才情世不多，手封诗卷寄江波。宅边东海鲸鱼窟，好看轻舟一钓蓑。”盖道其实也。〈（吴匏庵亦尝题其画曰：“黄金散与列仙儒，江上扁舟逐钓徒。为语纷纷评画者，要知迂叟不为迂。”）〉

杨廉夫耽好声色，每筵间，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，则脱其鞋载盏行酒，谓之，“金莲杯。”一日，与倪元镇会饮，廉夫脱妓人鞋传饮。元镇怒，翻案而起。廉夫亦色变，饮席遂散。后二公竟不复面。〈（云林性好洁，每盥头，易水数次，冠服著时，数十次振拂。尝眷歌姬赵买儿，留宿别业中，心疑其不洁，俾之浴。既登榻，以手自项至踵，且扪且嗅，扪至阴，有秽气，复俾浴，凡再三。东方既白，不复作巫山之梦，徒赠以金。赵或自谈，心至绝倒。）〉

倪元镇所居，有清　卜、云林堂，其清　卜尤胜，前植碧梧，四周列以奇石，蓄古法书名画其中，客非佳流不得入。尝有夷人入贡，道经无锡，闻元镇名，欲见之，以沉香百斤为贽。元镇令人诒云：“适往惠山饮泉。”翌日再至，又辞以“出探梅花”。夷人徘徊其家，元镇密令开云林堂使登焉。堂东设古玉器，西设古鼎彝尊垒。观人方惊顾间，问其家人曰：“闻有清　卜卜，可一得否？”家人曰：“此卜非人所易入。且吾主已出，不可得也。”其人望卜再拜而去。

倪元镇避乱，往来江湖，多寓琳宫梵刹。一日，思归作诗云：“久客怀归思惘然，

松间茆屋女萝牵。三杯桃李春风酒，一榻菰蒲夜雨船。鸿迹偶曾留雪渚，鹤情原只在芝田。他乡未若还家乐，绿树年年叫杜鹃”洪武甲寅，元镇年六十八，秋七月始还乡里，时已无家，寓其姻邹惟高所。是岁中秋，邹氏开宴赏月，元镇以脾泄戒饮，凄然弗乐，乃赋诗曰：“经旬卧病掩山扉，岩穴潜神似伏龟。身世浮云度流水，生涯煮豆爨枯箕。红蠡卷碧应无分，白发悲秋不自支。莫负尊前今夜月，长吟桂影一伸眉。”不久，竟以脾疾卒于邹氏。〈（元镇寓邹氏日，邹塾师有婿曰金宣伯，一日来访，元镇闻宣伯儒者，倒屣迎之，见其言貌粗率，大怒，掌其颊。宣伯愧忿，不见主人而去。邹出，颇怪之。元镇曰：“宣伯面目可憎，语言无味，吾斥去之矣。”初张士诚弟士信闻元镇善画，使人持绢，侑以重币，欲求其笔。元镇怒曰：“倪瓒不能为王门画师。”即裂去其绢。士信深衔之。一日，士信与诸文士游太湖，闻小舟中有异香，士信曰：“此必一胜流。”急榜舟近之，乃元镇也。士信大怒，即欲手刃之，诸人力为营救，然犹鞭元镇，元镇竟不吐一语。后有人问之曰：“君被士信窘辱，而一语不发，何也？”元镇曰：“一说便俗。”或谓元镇因香被执，囚于有司，每传食，命狱卒举案齐眉。卒问其故，不答。旁曰：“恐汝唾沫及饭耳。”卒怒，锁之溺器侧，众虽为祈免，愤哽竟成脾泄。今人以太祖按之厕中，谬也。）〉

顾瑛

〈〔字仲英，亦称阿瑛，昆山人。少轻财结客，豪宕自许，年三十始折节读书，筑别业于茜泾西，曰玉山佳处。其亭馆三十六，每处各有春帖一联，阿瑛手题也。记必名公，诗必才士，虽篆隶二三字，亦必选当代名笔。一时如杨廉夫、张伯雨、倪元镇皆与往还，尤密者为秦约、于立、释良琦。有二妓，曰小琼花、南枝秀，每会必在焉。风流豪赏，著称东南。〕〉

至正戊子春三月，顾阿瑛偕杨廉夫、贞居老仙〈（即张伯雨）〉烟雨中游石湖诸山，老仙为妓者　　英〈（即小琼花）〉赋《点绛唇》词。已而，午霁，登湖上山，歇宝积寺，　　英折碧桃花下山，廉夫为　　英赋《花游曲》，阿瑛和之。廉夫词曰：“三月十日春　　，满江花雨湿东风。美人盈盈烟雨里，唱彻湖烟与湖水。水天虹女忽当门，午光穿漏海霞裙。美人凌空蹑飞步，步上山头小真墓。草阳老仙海上来，五湖吐纳掌中杯。宝山枯禅开名碗，木鲸吼罢催花板。老仙醉笔石阑西，一片飞花落粉题。蓬莱宫中花报使，花信明朝二十四。老仙更试蜀麻笺，写尽春愁《子夜》篇。”阿瑛和词云：“真娘墓下花溟　，碧稍小鸟啼春风。兰舟摇摇落花里，唱彻吴歌弄吴水。十三女子杨柳门，青纱丝盘樊金裙。折花卖眼一回步，蛺蝶双飞上春墓。老仙醉弄铁笛来，琼花起作

回风杯。兴酣鲸吸玛瑙碗，立按鸣筝促象板。午光小落行春西，碧桃花下题新题。西家忽遣青鸟使，致书殷勤招再四。当筵夺得凤头笺，大写仙人《蹋ㄐ篇》。”〈（铁崖有《蹋ㄐ词》）〉时昆丘袁笔、秦约、匡庐于立属和此词，皆为廉夫所取。华词曰：“烟云扑雾摇空　，游丝弱絮荣柔风。木兰载春石湖里，手弄琼英掬秋水。铁笛仙人招羡门，鸾旌小队青霓裙。凌波双飞重尘步，冶情谩忆鸳鸯墓。踏春挝鼓能几来，便须一饮三千杯。血色葡萄凝水碗，郁轮袍催紫檀板。云旗缥缈青鸟西，口衔红巾缄旧题。琼林宴中采春使，骰子逡巡赐绯四。醉携翠袖写银笺，不数公子《花游篇》。”约词曰：“馆娃宫殿春迷　，集花芳菲娇亚风。油壁香车度花里，笑解珠缨祓春水。水边小艇忽到门，粼粼绿溅金鹅裙。游云腻雨踏歌步，青春唤愁花下墓。流光去去不复来，缥酒且进夫容杯。骊珠串落碧瑛碗，凤槽声催红玉板。宴游未终山日西，桑纡奉砚索新题。风流文采

林使，肯数玉人裴十四。宫中分赡彩波笺，更试一曲《晓山篇》。”立词云：“暖云着柳春　　，锦航两旗杨柳风。美人娟娟锦船里，的　乐瞳人剪秋水。阿鬟养花花满门，洗花染作真朱裙。窈窕行烟踏烟步，野棠乱落麒麟墓。东风扑天驱梦来，露香翠泣鸳鸯杯。玉箸丁东鸣碧碗，鸾箫二尺猩红板。琼花起舞歌竹西，钱崖酣春写春题。幽绪不凭蜂蝶使，怨绝冰丝弦第四。便栽　隹霓作云笺，写入花游第几篇。”

顾阿瑛遭乱，尽散其家赀，乃削发为在家僧，自称金粟道人，仍画其像，题曰：“儒衣僧帽道人鞋，天下青山骨可埋。若说少年豪侠处，五陵鞍马洛阳街。”

洪武初，顾阿瑛以召役入城，婴疾而归，寻愈。吾乡谢子兰〈（应芳）〉诗以讯之曰：“闻道庞公近入城，还家风雨过清明。催租人去诗仍好，市药人归病已轻。尚喜竹林青笋出，不嫌花迳碧苔生。路逢缁侣传安信，候问姑迟数日程。”越数岁戎申，从其子迁临濠卒。

丁鹤年

〈〔字鹤年，回回人。父职马禄丁，官武昌，因家焉。西域人多名丁，既入中国，鹤年因以丁为姓，兄吉雅谟丁，字元德；次兄爱理沙丁，字允中。至正间，并举进士。〕〉

鹤年作诗极工，《题梧竹轩》云：“凤鸟当年此地过，至今梧竹满丘阿。曾闻剪叶书《周史》，又听翻枝入《楚歌》。金井月明秋影薄，石坛风细夜凉多。中郎老去知音少，共负奇材奈尔何！”时作者已满卷，此诗一出，皆为敛衽。

鹤年为平江韫上人赋《些子景》云：“尺树盆池曲槛前，老禅清兴拟林泉。气吞渤

波盈掬，势压崆峒石一拳。彷佛烟霞生隙地，分明日月在壶天。旁人莫讶胸衿隘，毫发从来立大千。”

鹤年《昏喷诗》曰：“老来昏　底须嗟，声色双忘也自嘉。秋枕不惊风外叶，春杯长对雾中花。海师唱道禅多悟，张藉题诗字半斜。幸有灵台长不昧，目观耳听总无差。”

吉雅谟丁以鹤年清心学道，特遗楮帐，仍侑诗曰：“谁捣霜藤万杵匀，制成鹤帐隔尘氛。香生芦絮秋将老，梦熟梅花夜未分。枕上不迷巫峡雨，床头常对剡溪云。竹炉松火茶烟暖，一段清贞尽属君。”鹤年次韵奉谢曰：“湘娥剪水霜刀匀，虚室生白无纤氛。壶中但觉风雨隔，壳里岂知天地分。蟾光夜明楮叶露，蝶梦春远黎花云。恍然置我银世界，纵有琼瑶难报君。”

吉雅谟丁《挽脱脱太师》云：“淮海重闻斧钺临，一时黎庶尽倾心。雷霆声播天威远，霖雨恩添泽帝深。暗室有蝇污白壁，明廷无象铸黄金。风尘未息英雄死，坐封江山慨古今。”

至正未，方氏据浙东。深忌色目人，鹤年畏祸迁避无常居，有句云“行踪不异枭东徙，心事惟随雁北飞。”识者怜之。又《逃禅室与苏生话旧》云：“不学扬雄事草玄，且随苏晋暂逃禅。无锥可卓香严地，有柱难擎杞国天。谩诧丹霞烧木佛，谁怜玉露泣铜仙。茫茫东海皆鱼鳖，何处堪容鲁仲连。”感时书事，而炼句精致如此。〈（鹤年尝卜日葬其父，霖雨十日不止。鹤年仰天悲泣，翌日雨止。葬毕，雨如初。时兵乱后，失母墓所在，悲慕深切，夜梦母告以葬所，邻翁韩重者亦梦焉。即其地求而得之，见母尸正中一齿如漆，复啮指滴血试之，良验，遂改　父圹，人呼丁孝子。）〉

元亡，鹤年归四明，与戴叔能善，时叔能亦避地于此，爱理沙丁题其《九灵山房图》曰：“梦里家山十载违，丹青只尺是耶非？墨池新水春还满，书问浮云晚更飞。张翰见机先引去，管宁避乱父忘归。人生若解幽栖意，处处林丘有蕨薇。”〈（戴九灵有《插秧妇》诗：“青袱蒙头作野妆，轻移莲步水云乡。裙翻蛱蝶随风舞，手学蜻蜓点水忙。繁束暖烟青满把，细分春雨成成行。村歌欲和声难调，羞杀扬鞭马上郎。”）〉

复见心

〈〔豫章人，号蒲庵禅师。洪武初，与四明僧守仁一初、钱塘僧德祥止庵，皆被诏至京，后以赋诗含讥讽被戮。〕〉

明天渊髯长数尺，至正间为翰林学士，元亡，削发为僧，改名来复，字见心，而其髯如故。太祖既有天下，召至，怪而问之曰：“汝不欲仕我而为僧，吾亦任汝，然留须亦有说乎？”对曰：“削发除烦恼，留须表丈夫。”上笑而遣之。

复见心《赋药庵赠四川杨处士》，曰：“一庵近与葛洪邻，多病应同药里亲。煮石烟寒金涧晓，烧丹火暖翠房春。枇杷雨绿开花早，枸杞霜红结子新。架上闲来看《本草》，秘方留待著书人。”

复见心《为日本纯上人赋白牛》曰：“耕云不住海门东，收向楞伽小朵峰。露地已忘调伏力，雪山谁识去来踪！放归祇树随羊鹿，种就昙花伴象龙。一色天阑头角别，水精池沼玉芙蓉。”

洪武中，见心尝承召赐食，谢诗云：“淇园花雨晓吹香，手挽袈裟近御床。阙下彩云生雉尾，座中红　动龙光。金盘苏合来殊域，玉碗醍醐出上方。稠叠滥承天上赐，自惭无德颂陶唐。”上见诗大怒，曰：“汝诗用‘殊’字，是谓我为‘歹朱’耶！又言‘无德颂陶唐，’是谓朕无德，则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。何物奸僧，敢大胆如此？”遂诛之。〈（初见心被召，其师止之曰：“上苑亦无频婆果，且留残命吃酸浆。”后竟被诛。濒死，因诵师语，上逮其师至，将杀之，曰：“此故偈，臣偶与，非有它也。”上问何出？曰出《大藏》某录某函某卷某叶。检视果然，乃释之。）〉

仁一初少从杨廉夫游，善歌诗，字亦遒劲，与张伯雨友善，尝《题石蟹泉》诗曰：“神鳌驱水到禅家，清出龙泓味更佳。晴带浦云穿晓断，暗随山雨走寒沙。玉脐圆映波心月，琼沫香浮沼面花。拟待春风招社客，焚香来试九溪茶。”

仁一初尝《题翡翠》云：“见说炎州进翠衣，网罗一日遍东西。羽毛亦足为身黑，那得秋林静处栖。”祥止庵有《夏日西园》诗云：“新筑西园小草堂，热时无处可乘凉。池塘六月由来浅，林木三年未得长。欲净身心频扫地，爱开窗户不烧香。晓风只有溪南柳，又畏蝉声闹夕阳。”二诗为太祖见之，谓守仁曰：“汝不欲仕我，法网密耶。”谓德祥曰：“汝诗‘热时无处乘凉’，以我刑法太严耶？又谓‘六月由浅’、‘三年未长’，谓我立国规模小而不能兴礼乐耶。‘频扫地’、‘来烧香’，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，

却不肯为善耶？”遂皆弃市。〈（元僧又有玄恽雪庵者，云中人，《题三山万岁峰》云：“一沼曾杀教万民，一峰曾使九州贫。江山假设方成就，真个江山已属人。”《范蠡归湖图》云：“名遂功成泛五湖，知几千古擅良图。向教勾践堪同乐，不识先生肯退无？”镊工云：“一声镊子嗓秋蝉，门内老僧惊昼眠。毫发尽时毛发在，夕阳芳草自芊芊。”又尝记元僧有诗云：“百丈严头挂草鞋，流行坎止任安排。老僧脚底从来阔，未必骷髅就此埋。”又一云：“残年节礼送纷纷，尽是豪门与富门。惟有老僧阶下雪，始终不见草鞋痕。”）〉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